

弘道錄卷之十



弘道錄卷之十九

羅四

義

父子之義

西漢書文帝時賈誼上疏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

羅四

一

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

占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

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

子而教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文有道術者以
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性惡哉
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錄曰誼之疏可謂深明其未然矣夫古者

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
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
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及周之衰教化
陵夷道之廢也久矣不獨秦已然也以帝
之賢而不能用誼之說君子之所深惜也

故錄以存之厥後景帝殺戮大臣變易太
子廢置主后驕寵愛弟幾乎不蹈秦之故
轍孰謂誼果少年之見乎哉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
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諛讓為便坐對
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改
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
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

羅四

二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
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
取親中帟廁牘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

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使貴人入
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錄曰愚觀秦漢之際刑家之桎而乃有石
氏之禮法可以見人心之天矣使若人者
以傳太子以訓諸侯王若伯禽抗世子之
法則漢世之俗庶幾有瘳乎柰之何徒見
躬行之不費而不知非由清靜玄妙之虛

文徒厭儒術之紛華而不知本乃性分固有之實用乃以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則給事之官錢穀之職其於國家之益能幾何哉誼之痛哭良有以也錄之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母閼氏教誨

羅四

三

其子甚有法度日磾奉母進孝道武帝聞而嘉之詔圖其像於甘泉宮日磾每過見畫像常拜泣然後去及日磾長子為武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

錄曰以愚觀於日磾之事乃知夷狄之有
親不如諸夏之亡也夫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而不祀者原同平括之淫乎莊姬也康
叔之裔祀融之墟而盡滅者公子頑之通
乎君母也矧於殿廷何地宮人何人可與
之狎而若罔聞乎磾與光均之不學者也
豈其光之無術而磾之有識哉斷與不斷
忍與不忍而已矣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又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斯言也可以不
學而識

韋賢與子玄成俱以明經歷位丞相故鄒魯之間曰遺子黃金不如一經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號稱大儒徵為博士詔授帝詩故宣帝之時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為丞相封扶陽侯在位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

仕自賢始玄成尤謙遜下士兄弘為太常丞當嗣及賢病篤家以玄成上有詔引拜玄成辭避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弘東海太守初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才有意欲以為嗣

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恐也又
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拜玄成
為淮陽中尉及元帝即位十年之間遂繼父
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錄曰漢世以經術居相位自公孫而後韋

羅四

四

氏父子而已賢耄老當柄居位五年得遂
乞骸其時以為美談况望有所建白耶玄
成在位七年守正持重不及其父而文采
過之夫以家相之任上位天地下育萬物
如以文而已矣乃學士之選也此所以終

漢之世相業無聞非逡巡自保則因循故事無惑乎治道之止於斯也

史記太史公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

子曰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

羅四

五

命也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闕禮樂衰孔子脩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
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為太史而
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
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不墮先人所言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於是論次其文七年
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詩書隱約欲遂其
志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
之所為作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術陶唐以
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十表八
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箴之名

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世聖人君子

錄曰按遷自叙曰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
統業秦滅古文明堂金匱石室玉板圖籍
散亂漢興更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百年
之間彬彬文學稍進詩書徃徃間出矣時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
相續纂其職夫固有所受也然猶憤發於
黨禍而成百三十篇之書矧於後學而敢
面墻乎哉及班氏繼作盡用其文至後杜
預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詔許於三

羅四

六

館惜書尚書給筆札繕寫而溫公通鑑文
公綱目胡安國春秋傳學徒暨乃子厥婿
皆同纂校嗚呼何其盛哉今或志可勉而
力之所逮已不能勉才可強而書之所載
已不可強已可信而人之所好已不可信

則亦徒志而已君子不可徒羨古人之才
美又不可甘蹈今人之自畫於可勉而勉
之可備而備之可信而信之則亦庶幾乎

一家之冗說矣

劉向三子伋賜皆好學惟歆最知名父子俱

好古受詔領校祕書講論六藝傳記諸子詩
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卒歆復領五經終
父前業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受穀梁春秋見
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傳多古字
古言學者訓故而巳至是歆引傳文以解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復湛靖有謀
博見疆志過絕於人嘗以左丘明好惡與聖
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列
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數以難向向
不能非間也

羅四

七

錄曰班固贊曰仲尼稱材難自後綴文之
士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
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
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
焉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

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
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
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
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之益與觀固
所言與向前後所上封事忠精懇篤天胡
不祐之乎而卒以空言殆天所廢非人所
能也子駿改名應讖為師市寵於
愧云

東漢書鄭玄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
母群弟所容出為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

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
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
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
坐黨禁錮十有四年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
為宰相彼數公懿德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
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
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而黃巾為害
萍浮南北復歸鄉邦歲已七十宿素衰落案
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将隱居以
安性覃思以終業咨爾箠箠一夫曾無同生

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顯譽成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
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

錄曰愚觀康成生前所疏難不啻百餘萬

羅四

八

言臨末憤憤徒以所好群書卒皆腐敗不
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且自嘆西方日
暮祇以其意戒子未嘗求知於人也及益
思赴北海之難身隕祚微益不足恃而所
注十三經及諸論述後世卒無寸遺孔子

不云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其終身無
紱冕之情有讓爵之高亦非溢旨比之馬
融羞曲士之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
不可同日語也

班彪才高好述作專心史籍自司馬遷著史
記大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頗或綴集時
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
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
史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
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上書告固私

作國史詔下郡收固繫獄盡取其家書固弟
超恐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
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
宗甚竒之召詣校書部○蘭臺令史與前睢
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

羅四

九

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文撰列傳載記
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
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
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於秦
項之列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

高祖終於孝平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
行事傍貫五經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篇自永平受詔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
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錄曰愚觀班馬之述作皆有所祖潛精研

思無足多者獨以顯宗之峻刻不惟赦固
及身之裁而反假以制作之柄此千古以
來未之聞也抑孔子作春秋丘明述國語
皆當時之事所當避諱矧所遭皆季世若
必以為罪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故觀於壺

遂難司馬遷之言君子蓋不可以不慎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書戒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若耳可
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
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
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
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
虎不成反類者也

錄曰以援之謹飭而不免身後之謗何耶
夫援以壯時欲就邊郡田牧蓋未為得志
也故其奮志自謂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

羅四

十

誰能奪之及其致身於人便為分限雖欲
馬革裹尸甘心瞑目豈能盡如所願耶既
有請行之言又為據鞍之態讒人從而媒
孽之此其求全之毀尚類於刻鵠之事向
非朱勃之論不幾於畫虎者耶將益信謹

飭之尚有未盡而輕俠之安所為可乎

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督郵吳道
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
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
引與俱亡曰天子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

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
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不足以
供養今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
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

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復顧其子曰吾
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
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錄曰范滂之母人謂歡其義也愚以為不
得已而為是言也苟使愛惜其死將何益

羅四

七

哉盍若辭之曰人生脩短自有義命顏回
為善於爾何如有命自天不為逭已豈不
達哉至於李杜生與同難死何足方若乃
名之一字始末禍端尤不當以為言也所
竊喜者仲博有子龍舒克男仁者有後不

為廢絕不然以未發白之齡而罹短命之苦豈惟行道出涕其萬世痛絕也乎

晉書王裒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

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聘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看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

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

晉

錄曰王祥孝矣及其為三公也魏置其君而視之如弁髦土梗然曾不若剖冰求鯉

之堅且篤也子孟宗賢矣及其為大夫也吳孫綝廢亮反為告於廟而行之曾不若泣竹感天之順且從也然則終身不西向者豈徒誦哀哀父母而能然哉

兖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

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
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
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
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
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

羅四

十三

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
如此况庸庸之徒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
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
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

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若重裘
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錄曰昶之命子若預為渾設也夫沈默渾
深四者皆謙厚不伐之旨也是故願其如
海焉納百川而未見其盈也願其如河焉
涉萬里而未見其止也以昶之謹厚而後
有渾與濟之洪雅使能充之於功名之際
則為有道之士弘之於容人之量則成長
者之風豈不益賢乎哉借其徇於流俗狃
於愧恨既不免時人之譏及居台輔聲望

日減則頓失命名之義矣嗟夫

唐書貞觀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

羅四

三

求古之哲主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

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隳然比之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錄曰唐太宗之教太子可謂至矣惜其於君子之道槩乎其未之聞也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上古聖人所以徹上徹下由內以及於外由家

以至於朝廷然後為無弊也今觀自君體
建親以至閱武脩文莫不畢陳又自細微
過失以及事功顯迹悉皆無隱可謂至再
至三而未嘗一及於刑家之道帝豈智不
及此哉武嬰之禍蓋反巢刺之刃家事之
言速報脅父之謀身豈惟訓誥而有遺兼
通讖記而無柰是以古之君子必務正心
誠意慎微謹獨未嘗一念之或苟然後及
於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此其帝
之所獨闕而唐之所深禍歟

鄭善果父誠母崔氏嚴明節操博涉書史通
曉治方誠為周大將軍討尉遲迴戰死善果
襲父爵及為魯郡太守每出廳事母輒坐障
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行事不
允或妄嗔怒即還涕泣不食善果伏於牀下

羅四

齒

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殉國汝自童子襲
茅土至方伯安可妄加嗔怒墮於公政內墜
家風外虧天子之法何面目見汝先君善果
由是克已號為清吏

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玄

馭云子姓凡居仕宦人有言貧乏不能存此
是好消息若聞財貨充積此惡消息吾嘗以
為確論比見親表中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
不究所從來必出乎廩祿則善矣如其不然
何異盜乎若汝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

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

錄曰鄭善果之母談虎而色變盖有所傷
之也故其詞也烈崔玄暉之母見賢而思
齊夫有所受之也故其詞也溫二子卒皆
以清白聞信乎陰教之不虛也而玄暉遂

能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較之善果晚節
盖有間矣

韓休子七人浩洽洪泂澁渾洄皆有學尚節
義藉甚於時安祿山反皆陷賊逼以官不受
出奔行在為賊所擒浩洪渾皆遇害肅宗以

羅四

五

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
渾太常少卿泂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
史洄終國子祭酒澁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澁性節儉居嘗陋薄
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

不敢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輒除去
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
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
惡不為家人資產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
軍事澁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
馬後晟終立大功幼時已有美名晚節益峻
其家範訓飾子弟甚嚴故貞元間言家法者
曰韓氏穆氏云

穆寧子四人贊質負賞世以儒聞而剛正氣
節自任以明經調益山尉過平原見顏真卿

及聞祿山反即遺真卿書以其子屬其母弟
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
我可以從公死也既而真卿過河見肅宗問
狀異之將以為諫議大夫德宗在奉天奔詣
行在擢秘書少監太子右庶子及寧之老贊

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
史皆以守道行誼為縉紳所仰贊最孝謹質
強直員工文詞賞尚節義俱有令譽而和粹
當時以珍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
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寧平居嘗譏

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
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九鼎非
吾養也

錄曰休一代元臣其家法峻整有自來也
寧儒而已何至與韓氏並稱耶蓋節義之

羅四

十六

在天地間匹夫之於王公一也是故有歲
寒之澹蕩而後有春融之敷華休之許國
以義寧之許友以死凜凜乎立身大節可
以為柯幹可以為巖石他日和之為羹鼎
調之為鹽梅無惑乎皆以珍味目之也然

則當時之說豈無謂哉

弘道錄卷之十九



共收

